

知时斋说诗

王国钦◎著

「诗」是什么？能「下」什么？

学诗、写诗到底有什么作用？《论语·季氏篇》

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：

陈亢问于伯鱼曰：「子亦有异闻乎？」对曰：「未也。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『学《诗》乎？』」对曰：「未也。」「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」

鲤退而学《诗》。他日，又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

曰：「学《礼》乎？」对曰：「未也。」「不学《礼》，无以立。」鲤退而学《礼》。闻斯二者。」

说诗

《论语·阳货篇》还记载着另一段言论：

子曰：「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」

《诗》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」

这里所说的「兴」「观」「群」「怨」，其实质就是「诗言志」。

中各不相同的「情志、感慨」。但是，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「当下」，

这个原本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，却又成了非常迫切的重要问题，

成了「当下」社会正在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。

知时斋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大家出版社

王国钦◎著

知时斋 说诗

劉弘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· 大象出版社 ·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时斋说诗 / 王国钦著. — 郑州 : 大象出版社,
2016. 12
ISBN 978-7-5347-9059-1

I. ①知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诗歌理论—中国②诗歌
评论—中国 IV. ①I20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43834 号

知时斋说诗

王国钦 著

出版人 王刘纯

责任编辑 范 倩

责任校对 毛 路 安德华 张迎娟

装帧设计 刘 民

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)

发行科 0371-63863551 总编室 0371-65597936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22.5

字 数 291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55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 35 号

邮政编码 450012

电话 0371-63956290

向诗词创作的坚守者和开拓者致敬

——《知时斋说诗》序

何 弘

古人云：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。王者，必得国人钦服始可为之。是谓王国钦。

前面的话，虽系调侃，说的其实是正理。当今诗词界，差不多就是一方自足的天下，众生芸芸，百业兴旺。在河南诗词界，国钦是名人、大家，有目共睹。而就度词新词来说，国钦是当然的“王者”，而且是“开国之王”。

我因受家庭影响，从小对旧体诗词就多一分喜爱。大学期间所选课程，诗词方面也多一些。比如宋词课，就是叶嘉莹先生亲自上的。毕业之后，一直从事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，与旧体诗词的缘分基本只剩一些亲朋间的应酬唱和。但这些年来，旧体诗词创作在民间却是日益红火，作者队伍也不是很多人主观臆测的以老干部为主，而是遍及老、中、青各年龄段各种职业各个阶层。诗词创作的这种状况，倒逼文艺主管部门（当然也包括我所在的文学评论界）必须对当下的诗词创作予以更多的关注。其中，国钦就是向我提意见最多的一个。他反复提出：当代文学评论不应该忽视诗词创作，当代文学史中关于诗词创作应该有相应的篇幅。我承认他讲得很有道理，我本人也对诗词创作情有独钟。只是旧体诗词创作相对而言作品分散，对评论者自身旧体诗词修养的要求较高，使我不敢轻易置喙。但无论如何，我对河

南诗词界的活动开始逐渐参加得多了起来,对河南的诗词创作也有了更多的了解。2012年当《河南当代诗词选》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之际,我曾愉快地应邀为之作序。

实际上不止我本人,其实文学界、文艺主管部门以至全社会,对旧体诗词创作的重视程度都在不断增强,比如鲁迅文学奖已经把诗词作品纳入了评奖范围。多年以前,河南省的文艺成果奖就把诗词纳入了评奖范围——印象中,国钦是唯一以旧体诗词创作得奖的诗人。

在河南诗词界,国钦是一位优秀的创作者,同时也是一位热心的组织者,还是一位慧眼独具的鉴赏者和评论者。更与众不同的,他还是度词新词的开创者。

作为创作者,国钦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词作品。国钦的创作,其实是从新诗开始的。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高校恢复招生,国钦于1979年考入了河南大学。河南大学有个文学社团“羽帆诗社”,至今仍在坚持活动,从中走出了很多有名的诗人。国钦正是“羽帆诗社”的创始人之一、第一任社长。新诗写作的训练,使国钦在转入诗词创作后,能够用新诗的意象把现代生活作为诗词表达的重要内容,而不只是把精力放在字、词、句的锤炼和平仄的推敲上,避免使诗词创作变成缺乏现实意义的文字游戏。同时,国钦的诗词创作又合乎诗律词律,讲平仄、守法度,更注意意境的营造。如此一来,读国钦的诗词就会发现,其作品包罗了当代生活各方面的内容,既具有现代精神,同时又有着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,确实是非常优秀的作品。

作为组织者,国钦是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和中华诗词学会的常务理事,河南诗词学会的副会长。他还曾经长期担任河南诗词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,组织了大量全国性的诗词征文、评奖等活动,并主持编选了多种诗词选本。近些年来,我和国钦一起参加了很多诗词大赛的评审工作。国钦每次评选都非常认真,评出的作品都能得到社会和业内的认可。在参加这些活动的过程中,我也对国钦在河南诗词界的影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。每到一地,总会有大量诗词爱好者对

国钦赞不绝口。应该说,国钦和他的同道者对诗词活动不遗余力的组织,对推动河南的诗词创作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作为诗词鉴赏和评论者,国钦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,更有着创作的切身体会,因此对作品的分析评论能够准确到位——这也是不懂创作的评论者所不及的。在诗词的鉴赏、评论方面,我曾读到过国钦的不少文章,确有见地。他这方面的文章曾结集出版,有着很好的反响。他即将出版的《知时斋说诗》一书,就涵盖了当下诗词创作理论、经典诗词作品和名家诗词赏析、诗词作法、诗词创新问题及当代诗词创作入史问题等许多方面的内容。这些内容,对掌握诗词创作的基本规律、提高创作和鉴赏水平、理解当下诗词创作的状况,都相当有益。因而可以说,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,也是对河南诗词界诗词评论著作出版空白的一次填补。

作为诗词界大胆的创新者,国钦在近30年前就提出了度词新词的概念,不仅得到了许多创作者的响应,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。由于语言自身的演变,现代汉语在音韵方面与古代汉语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。具体到诗词创作实践,关于用韵、平仄等问题,究竟该遵从古代的读音还是该依照当下的读音,诗词界争论不小。国钦在本书的“说诗法”部分给出了他的答案,其中不乏一些灼见。他认为:既要尊重中华诗词传统,不反对根据旧有格律进行创作,又须结合当下实际与时俱进。度词新词理念的提出,恰恰就是他对于适应新韵、旧韵“双轨并行”现实的一种创新实践。尽管这种理念目前还有一些人并不赞同,但作为一种有益的探索,它对拓展诗词创作的道路、寻找诗词创作新的可能,显然有着积极的意义。我们期待他更多脍炙人口的创新作品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可!

在《知时斋说诗》即将付梓的时候,国钦嘱我为该书写几句话。我虽力有不逮,却义不容辞。因此,真诚地写下以上对国钦及其诗词创作和评论的一些看法。重要的不是一定要说什么,而是要表达一份敬意。我认为,正是因为有国钦和他许多同道持续坚持的诗词创作实

践,持续坚守着中国诗歌的优秀形式,中国伟大的诗歌传统才能一直绵延不绝。

借此机会,我要向国钦和他的同道致敬!向中国伟大的诗词传统致敬!

2016年7月22日于郑州

(何弘: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,河南省文联副主席,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河南省文学学院院长)

感受知时斋的诗词创新力

——《知时斋说诗》序

杨景龙

正值当下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的大好时代，中华诗词界正经历着一个“求正容变、承旧创新”的黄金时期。著名诗人王国钦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行的诗词创新活动，至今也已硕果累累了。

新世纪之初的2002年11月，笔者曾写过一篇《诗词阵营的双枪将——王国钦的诗词创作与理论探讨》，当时刊发在《中州诗词》杂志上。那时候，国钦先生还是一个刚过不惑之年的青年人。记得在2004年，他一次性出版了论文集《守望者说》、诗集《歌吟之旅》两本书，这篇文章被作为“任人评说”内容收进了他的论文集。

十多年时间匆匆过去了，年过半百的国钦先生，而今已是霜发满头。端午节刚过，他来电话说要再出版一本文集《知时斋说诗》，并且邀序于我。听口气不像开玩笑，笔者便郑重地答应下来。

诗言志与内容创新

创新是国钦先生生命的主题。在他的诗词创新理念中，内容创新应该是第一位的创新。《“诗言志”之言在“当下”》是他近年来的一篇代表性论文，其中就有这样一段比较“创新”的话：

在这里，笔者愿改用白居易的名言来表达对我们当下诗歌的热切

期望：

文章合为国而著，歌诗当为民而作。

以上这段话，是2014年9月由中央文史研究馆、中国中央电视台主办，中华诗词研究院、中国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承办的第二届“雅韵山河”当代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上国钦先生发言论文的点睛之笔。无论是作为一个与会者，或是作为一个老朋友，我都为他的这个“创新”热烈点赞。白居易的原话，在《与元九书》中是这样说的：“自登朝来，年齿渐长，阅事渐多。每与人言，多询时务；每读书史，多求理道。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国钦先生虽仅仅改动了其中两个字，但其境界似已胜出许多。

胡适先生20世纪初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一文中，曾就旧文学提出过“文学改良八事”：“一曰须言之有物；二曰不模仿古人；三曰须讲求文法；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；五曰务去烂调套语；六曰不用典；七曰不讲对仗；八曰不避俗字俗语。”其实，这里所说的“八事”，大部分都是针对诗词创作而言的。其中的一些“改良”内容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1999年，国钦先生在《走向新世纪的中华青年诗词》一文中，曾将胡适的文学“改良八事”改造为指导当代创作的“诗词八事”：

一曰须言之有物；二曰不无病呻吟；三曰倡双规韵制；四曰敢承旧创新；五曰弃陈词僻典；六曰少模仿古人；七曰要走向社会；八曰对时代关心。

从1999年到2014年这十五年间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但仅就所见到的文字来看，始终贯穿着国钦先生关注国家、关注民生的一条红线，始终如一地表现了他心系“兴观群怨”、心系“内容创新”的诗家情怀。《知时斋说诗》把全书内容类分为九个专题，第一个专题就是“说言志”，由此即可见出作者对于“诗言志”这个问题的看重。“说言

志”这个专题中的另一篇文章也十分值得珍视：《诗词：诉说不尽的“红色情结”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作者深情回忆了从童年就开始濡染的“父辈精神”，真切述说了其大量作品中对党热切而自觉的情感渴望，诚挚揭示了至今萦绕于心的“红色情结”。以笔者十多年的观察，国钦先生不仅是个言行一致的君子，而且是个真正表里如一的“红色诗人”。他的作品里回荡着风雅“正声”，用比较时兴的词儿说就是充满了“正能量”。而且，无论别人怎么看待党在成长和执政过程中的不足或者错误，他都痴心不改地保持着对党的一腔挚爱深情。如他在七律《初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》中写道：

青山一座立丰碑，西柏坡前访翠微。
正气曾教天下折，新风再绽雨中梅。
游人影剪千秋画，旧址情留万里晖。
勿忘毛公双务必，征途望眼尽芳菲。

这一首七律的内容，完全是当代社会新人物、新事件、新情感的艺术表达，同时也是一个不太好表现的“重大题材”。作为一名中国民主同盟盟员，国钦先生的这首诗，既包含了对中共“曾教天下折”的无比钦仰，也寄寓了对中共“再绽雨中梅”的殷切期望。而“勿忘毛公双务必”一句，不知是否会让一些只在作品中纠结于个人小情调、小恩怨，或者经常在作品中发泄个人不满情绪的作者感到些许的触动。

探路者与理论创新

客观地说，国钦先生既不属于学院型的理论研究者，也不属于专业型的学术从业者，而是一个颇有见地、颇为执着的性情化的诗词探索者。从1987年创作出第一首度词开始，从1990年第一次正式提出“度词”概念至今，他一直默默无闻地致力于度词新词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工作。

就《知时斋说诗》的“说创新”专题来看,作为国钦先生在度词新词方面的代表性理论成果——“度词新词问题答疑系列”来说,既是探索,更是创新。这组系列文章篇幅虽然不大,但却融入了作者近三十年的心血。从文章最后的时间标注说明中,即可分别梳理出作者创作、修订、定稿的大致轨迹。如在《度词:为“自度曲”正名的最佳选择》文尾,就有明确标注:“本文乃1992年全国首届中华诗词表现艺术研讨会暨海南行吟会宣读论文,原题为《度词——一种值得倡导的新诗体》;2000年5月30日重新修改;2009年8月、2016年7月至10月分别再次修订。”又如《度词:当代诗词创新中的技术革命》文尾,亦明确标注曰:“本文乃1993年全国首届中华青年诗词研讨会宣读论文,原题为《再论度词与创新》;2000年8月10日重新修改;2009年8月、2016年7月至10月分别再次修订。”再如《新词:一步到位的当代诗词新品牌》文尾,也标明了写作、修改的具体情况:“本文专为‘答疑系列’而写,2001年2月1日零时终稿于中州知时斋;2009年8月、2016年7月至10月分别再次修订。”在大跨度的时间过程中,不断修改完善,正见出作者对这些阐发自己创新理念的文章萦心系怀,高度重视。而本次收入《知时斋说诗》之际,读者仍可发现作者对这个系列文章的修订与完善。

曾有人称誉国钦先生为“度词新词之父”,据说被他莞尔一笑婉拒了。现在看来,这个称呼对他来说也可谓名副其实:首先,度词新词的创作实践,正是从国钦先生开始的(1987年);第二,对度词新词的理论探索也是由他开始的(1990年),而且比较完善、系统;第三,固始、项城、开封、永城、商丘、洛阳、安阳、承德等地的“度词新词研究小组”,也是在他长期实践与探索的基础上先后成立的(1996—2013年);第四,“全国度词新词大赛”是由他发起举办的(2008年),至今已满四届;第五,关于度词新词创新实践与理论探讨的第一本专著《春风着意出阳关》,是由他策划并正式出版的(2010年);第六,中华诗词创新研究会是由他首倡成立的(2013年);第七,中华诗词创新高峰论坛,是

由他首倡举办的(2015年)。由此可知,“度词新词”本就是国钦先生的嫡亲“儿女”,称其为“度词新词之父”,有何不可?

关于什么是度词、什么是新词,二者有什么相同、有什么不同,为什么要探索度词新词,度词新词对当代诗词发展的意义何在,这一系列相互牵缠的问题,国钦先生在相关文章中阐释得非常清楚。在其他有关的文章中,国钦先生也分别谈到了一些理论创新的具体问题。至于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到底如何,笔者无须置喙,高明读者自会作出正确的判断。

其实,国钦先生关于度词新词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,很早就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、诗人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赞扬。1997年11月,丁芒先生就曾撰文《谈诗词改革兼论王国钦先生之“度词”》,分上、下篇专门论述度词的开创性理论价值及度词作品的艺术成就。他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:“中国诗歌的改革推进和新、旧诗接轨的尝试,已经在新、旧诗界分头进行……我相信其(王国钦先生)精力与才力,是可以担当这一列车的前驱重任的。”2002年5月,霍松林先生专门给国钦先生写信,非常明确地表态:“我支持你把这‘新体’搞下去!”林从龙先生也曾在2002年元月撰写了题为《“樊篱”要突破,自由度“新词”》的文章。在谈到度词的另一个新品种新词时,林先生写道:“新词的提出,不仅与中华诗词学会的纲要精神相吻合,实际上也是在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的直接指导下开始的。”

现在看来,度词新词原本就是当代诗歌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,早已赢得许多前辈学者和不少诗人的认可肯定。国钦先生多年的艰辛探索,其成果是宝贵的,其精神是可嘉的,理应得到更多的理解与支持。但令人不解的是,他这些纯粹艺术性的探索与试验,后来却遭遇了不少质疑、责难甚至挤压。许多人为此感到困惑,笔者也一样感到不解: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?偌大一个诗坛,本应该海纳百川、百花齐放,为什么就不能容许一个诗人进行一些创新的艺术求索?在中国诗歌史上,若没有形式上从二言、四言到五言、七言、杂言、长短句,

从原始歌谣到《诗经》、楚辞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再到白话新诗的不断新变,若没有内容、风格上从写实到浪漫、从婉约到豪放、从阳刚到阴柔的种种嬗递,哪里会有三千年诗国的源远流长、丰富多彩呢?所以,我们应该以深邃的历史眼光,对国钦先生的创新探索实践投以嘉许和关注,多给一些理解和宽容,多给一些支持和鼓励,而不是相反。当然,国钦先生也要更大度一些,要善于从不同的意见中,吸取有益的营养来丰富、完善自己。退一步讲,即便度词新词被实践证明“开创”错了,那也可为后来者提供一个“此路不通”的教训和警醒,其价值同样是不容低估的。

令人欣慰的是,国钦先生并没有在责难、挤压面前退缩,反倒在这长期的坎坷际遇与艰辛途中站得更稳,走得更好!这有国钦先生的《度词·气如虹》为证:

……鼓掌何轻松?细说丹城。灵魂圣地自深情。腐鼠鹑雏身外事,大水总朝东。守望任从容。莫道苦衷。歌吟二九路重重。窗外依然红日照,雨过气如虹。

再看他在《度词·康桥惜别》中,是如何表达自己复杂心情并乐观坦荡地展望未来的:

……守望歌吟最不堪,只身唯有气如兰。知否风光凭手绘?康桥惜别再扬帆。乱云渡,情自安;心热热,意悠悠。把来鸿去雁千忧百虑捐。新词喜度更无前。寻芳草,出阳关。

诸君请注意:当一个人达到“把来鸿去雁千忧百虑捐”这种境界的时候,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得住他前进的步伐呢?在这里,笔者衷心希望度词新词的理论研究及创作实践,能够取得更新、更大的成就,衷心祝愿国钦先生能够早日寻得“芳草”、走出“阳关”。

双枪将与多面创新

笔者曾在前面提到的一篇旧文中,称国钦先生为“双枪将”,主要是说他在诗词创作与诗词理论两个方面都颇有斩获。但后来发现,国钦先生同时还是多个方面的“双枪将”呢!

1983年3月,作为大四学生的国钦先生,在距离毕业只有三个多月之际,与其他四位同学一起创办河南大学“羽帆诗社”,并且担任了首任社长。他在“羽帆诗社”成立大会上充满期待地说:“若干年之后,如果能够有一位、两位、三位诗友从我们的‘羽帆诗社’走出来,成为河南乃至全国的著名诗人,那就是我们的骄傲与自豪。”实际上,从“羽帆诗社”走出来的著名诗人远远不止一位、两位、三位,而是一批、一群,代表性的诗人名字就可以列出一长串:张鲜明、李暄、李霞、杨吉哲、董林、高金光、吴元成、萍子、刘静沙、西屿、史大观等。2013年12月,纪念“羽帆诗社”成立三十周年暨十卷本《羽帆诗选》出版新闻发布会在河南大学新校区隆重举行。应邀与会的河南省诗歌学会会长马新朝深有感慨地说:“现在看来,如果没有‘羽帆诗社’,我省当代诗歌史是要重写的。”是的,在恢复高考之后的河南乃至全国大学里,由学生自己创办的诗歌社团比较普遍。但这些社团能够由学生一届接一届地传承三十多年仍然生机勃勃者,恐怕是凤毛麟角。正因为如此,国钦先生2004年出版的《歌吟之旅》中,就有“羽帆卷”“新诗卷”两部分内容。在河南诗词学会、河南省诗歌学会甚至河南省散文诗学会的活动上,经常能够见到国钦先生的身影。而他对于诗歌(词)的这些特殊贡献,则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一个诗人令人惊叹的艺术创造创新能力。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力,无疑是要更为广泛、更为持久地在当代诗坛发挥积极作用的。

不唯如此,国钦先生在诗词评论与诗词出版方面所取得的成果,也有着非常突出的特色与引人注目的亮点。除以上谈到的文章外,国钦先生在诗词理论方面还有《中华诗词当代创作之我见》、“中华诗词

纵横谈系列”、《中国诗圣的襟怀》等文章先后面世。他这些文章表述的观点,大多卓有创见,令人耳目一新。

如《胡适和他的七首“白话词”》一文,在客观肯定胡适对白话新诗开创性贡献的同时,也着重评价了胡适在白话词方面的艺术成就。尤其是胡适在《尝试集》自序中,以《沁园春·誓诗》的词体形式来表达他“文章革命何疑”的信心与决心,确实是一个很生动、很有趣的例子,其他学者还真是很少言及。国钦先生对这个有趣现象的独特发现和巧妙诠释,给胡适在新、旧文学史上找到一个不言自明的合适位置。再如《诗词:该如何对待毛泽东?》一文,原为1993年“海内外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”论文,在会议开幕式上宣读时竟为八次掌声打断。当时,他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。在十年后的2003年,他这篇文章又先后被《文艺报》《中华读书报》刊发。直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,其中的许多观点仍然令人信服,也仍然被很多研究者引用。又如《平仄人生“高大上”,“毛氏唱和”尽奇观》一文,条分缕析,层层推论,第一次明确地为毛泽东诗词确立了“高大上”的文学地位,也第一次提出了“毛氏唱和”的全新概念。正是这篇文章,为他在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的社会兼职之外,又赢得了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理事的社会兼职——至此,他既是两大学会分别在本埠的唯一常务理事,更是本埠两大学会“双常务”的唯一拥有者。这一殊荣的获得,确属名副其实、实至名归。另如《试论“诗词入史”及与新诗的和谐发展》一文,就当代诗词是否能够进入当代文学史的问题,与钱理群、王富仁、王泽龙、陈国恩等著名学者进行商榷。文章的基本观点,不仅深刻而且犀利,颇有独到之处。其求真务实的勇气及创新精神,更令人感佩。

按照国钦先生自己的说法,文学出版是他一生“安身立命”的职业。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本职工作岗位上,他先后策划、编辑、出版了《毛泽东诗词鉴赏》(增订二版)及《毛泽东诗词唱和》《中华新韵府》《中州诗词精华》等相关诗词图书,主编或参与主编了《中华诗词十五

年年鉴》《河南当代诗词选》《河南当代诗词选(续)》及“新纪元中华诗词艺术书库”(6辑60卷)、10卷本的《羽帆诗选》,编著出版了“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”之《云中谁寄锦书来:宋代合集》等诗词著作。笔者的《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》一书,是国内首部尝试打通中国古典诗歌与20世纪新诗的著作,也是由国钦先生于2004年春天责编出版的。

应邀作序,不由得多说了几句实话、真话。一不小心,拙序显得有点长了。即便如此,笔者还是觉得有很多话要说。好在国钦先生的文章尽萃一书,并且对内容进行了精心的类分及安排,那还是请各位读者直接从他的著述里寻找自己的答案吧!

是为序。

2016年10月写于扬子居

(杨景龙: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带头人,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、年度人物、创新团队首席专家)

目 录

说言志

“诗言志”之言在“当下”	002
诗词:诉说不尽的“红色情结”	008
“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” ——漫谈“以诗反腐”及提高个人诗词素养之途径	016
中华诗词是汉唐民族语言文学的艺术英华 ——中华诗词纵横谈系列之一	028
中华诗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——中华诗词纵横谈系列之二	036
走向新世纪的中华青年诗词 ——中华诗词纵横谈系列之三	044

说经典

《离骚》导读	056
千古一唱:《胡笳十八拍》的双重艺术主题	076
中国诗圣的襟怀 ——从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说起	080